



新疆民族文学作品精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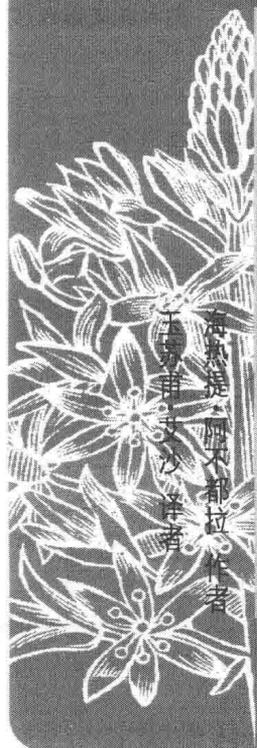
# 传世瑰宝

海热提·阿卜杜拉著  
玉苏甫·艾沙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 传世瑰宝



唐懿德、西天都拉·作者  
王曼卿、文心·译者

  
新疆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世瑰宝 / 海热体·阿卜杜拉编;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会员主编.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228-18665-5

I. ①传… II. ①海… ②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3204号

丛书策划: 李颖超

责任编辑: 陈琳

装帧设计: 雅集书坊/王瑛



## 传世瑰宝

---

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编	830001
发行	新疆新华书店
制作	一心设计工作室
印刷	新疆华中国数字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3.75
字数	340千字
版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定价	46.00元

---

## 目 录 |

- 001 独特的“结业典礼”
- 007 宫前清真寺的新穆艾津
- 010 无罪的“罪人”
- 013 德高望重的哈提甫
- 015 “决不能回头”
- 023 阿皮子木卡姆
- 025 依不拉音弹布尔
- 027 阿西木萨塔尔
- 028 卡吾力卡龙
- 031 卡吾力卡龙的小徒弟
- 035 不幸的遭遇
- 039 宝贝儿子
- 045 泰外库勒的新朋友
- 048 神奇的旅程
- 055 追寻父亲的足迹
- 060 美好时光之后
- 066 苦难的日子
- 072 合理的建议
- 076 石 头
- 081 泰外库勒阿訇做父亲了

- 086 两种性格 两种命运
- 092 恰到好处的讨论
- 098 在阿依万卡拉克的奇迹
- 107 一支充满激情的旋律
- 113 泰 剑 黎
- 117 忧思前程
- 122 纳瓦木卡姆
- 128 木卡姆的过去
- 136 在古城的第一天
- 141 知音心连心
- 147 阿布且西麦木卡姆
- 153 先辈们的丰功伟绩
- 161 在牙甫泉镇偶遇的奇人
- 171 雪上加霜
- 176 恋
- 181 独特气质的姑娘
- 187 穆福提的意愿
- 195 意想不到的勇气
- 199 在萨罕乡过诺鲁孜节
- 205 皓月作证
- 211 真正的大师
- 222 在最可爱的人当中
- 228 买吾拉那·玉素甫·柯德尔汗

- 237 阿曼尼莎罕
- 245 这也是命运
- 254 故乡处处见真情
- 260 艾达尔的来信
- 272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 285 无法抹去的记忆
- 294 重 逢
- 302 不期而遇
- 311 归心似箭
- 318 一路保重
- 330 众人拾柴火焰高
- 344 小失误酿大事故
- 350 欢 庆
- 359 别了！大师
- 366 后 记

## 独特的“结业典礼”

暴雨下了整整一夜，直到拂晓公鸡打鸣之前总算停了，天空中的乌云也渐渐散去。在晨风的吹拂下，天边出现的第一道金色的朝阳慢慢地洒向英吉沙这座古老的城市。被雨水冲洗了一夜的树木、花草，弯弯曲曲的街道，街道两旁高高矮矮的房屋，清真寺以及清真寺的圆顶和塔楼，露出了它们特有的笑脸。成群的鸽子舒展开翅膀，尽情地飞翔在清晨的天空中——就在这样一个晴朗、清爽但空气中布满紧张气氛的早晨，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又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劳作。

英吉沙县城中心有一个繁华的大广场，县衙门就坐落在这个广场上。衙门对面的清真寺——经文学院里，一大早就显得格外热闹。人们爬上好几级台阶才能到达高高耸立的大清真寺大门，大门外侧是高高的讲经平台。走进大门，只见院子右侧有一扇门，走进去看到的又是一个里院，院子四周都是用双龙骨做的阁楼，阁楼下面是数十间平房，这是为那些专程来学经的人准备的。这十几个单间里，有六人一间的，也有两人一间的，甚至单人单间的。每一间的布置也都不同。有的房间的炕上只铺了一条毡子，有的铺的却是红地毯；有的房间的被褥又破又旧，而有的房间的被褥却是用艾特莱斯绸或真丝缝制而成的；到了夜里，有的房间点的是冒着青烟的煤油灯，而有的房间点的却是蜡烛或马灯。

在大院南边的一间房间里，大大小小、长相不同、性格各异的十多名男孩子正围坐在一个人周围，好像在向他诉说着什么：

“祝贺你哥哥，祝贺你！”

“感谢真主，今天您已完成了经学院的全部学业。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你可以到哪一所学堂任教吗？”

“哥哥的前途和命运真主肯定有所安排了,无论如何得先把个人问题解决了再说其他的!”

大家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当中有个叫艾达尔的小伙子实在忍不住,站起来制止了这种喧哗,“将来做什么,首先由真主决定,其次才要看大哥的意愿,我们在这里争论这个问题有什么意思?与其这样,我们还不如先考虑考虑怎么庆贺、怎么欢送大哥才是啊!”

大伙儿立马把话题转向了艾达尔提出的问题上。

大家谈论的人正是年长他们一点、有威信、有气质的吐尔迪阿洪。

吐尔迪阿洪头戴一顶巴旦木花帽,身穿花边领的长袖衫,外面套着绿条花纹长褂。他年近三十,中等个,白净的圆脸,大额头,高颧骨,浓眉大眼,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脸上总是挂着笑容,任何时候,他都总是从内心深处流露出一副善意的表情。面对大家期待的目光,吐尔迪阿洪终于开口说话:“伙计们,命运让我在这里和你们相遇,让我们成为了同学。这些年,我们在一起生活、学习,情同手足。今天我将要毕业,不得不离开大家了,我这心里的滋味只有真主和我自己知晓!可是我不回去不行啊,父亲年纪大了,妻子也快生孩子了。”他沉默了一会儿,调整了一下情绪继续说:“你们也知道我到这里学经文,并不是为了功名利禄,或是去哪一个清真寺当伊玛目。我是艺人出身,真主要我从艺以继承父业,对此我义不容辞,没有一点遗憾。只要努力,命运就不会抛弃我们。我的愿望就是成为受大家欢迎的艺人,以不负祖辈的意愿。”吐尔迪阿洪轻轻取下帽子,挠了挠头发,然后又说:“我在学习期间明白了这么一个道理——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种族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它的人口有多少,而在于它的能力、它的科学技术与它的整体素质如何。任何技术都得有人懂,包括音乐艺术。何况我们的民族是离不开音乐艺术的,就像离不开抓饭和馕一样。我从小就开始和父亲学习音乐,学习木卡姆。我的父亲不仅是有名的音乐家,而且他也有在经文学院学习经文的经历。他除了教我《识字拼音》《艾皮也克》,还教我学习

《苏皮安拉亚尔》(最古老的经文教材)和《霍家·阿皮子》读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儿有个名叫沙比尔阿訇哈里发的木代热斯,他还有个绰号叫纳科斯。提起‘诗人纳科斯’,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此人与我父亲是至交,他也曾在经学院学习过五年。在他的影响下,我从少年时代就开始读玉赛义迪、诗人阿不都热合曼、纳瓦依、洛特非、乌外达、富祖里、再利利、麦西热甫等前辈的文学作品,并且熟背了他们为木卡姆写的几千首诗歌和词句。到了这里,我才真正懂得了学习是没有年龄界限的。尽管我比你们大,但我们却成为了同窗好友,和你们一起我学到了很多经文知识,也开阔了我的视野,让我的思路更明朗了,让我更清楚地了解了这个世界,教会我怎么做事怎么生存。”说到这里,吐尔迪阿洪看了看坐在身边、正全神贯注听他说话的艾达尔。他似乎想起了什么,继续说道:“在我从艺的这些年里,特别是在这个学校学习的这几年里,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作为一个艺术家,到底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只为了爱好或解闷来学唱歌和跳舞。从根本上说,我们的每一首曲子、每一首歌都是来自人民的,都是这片热土的,都是历史的心声,我们应向对待生命那样对待它。因为,只有懂艺术的人,才能懂我们的艺术家和他们的历史,才能理解他们的理想和愿望,才能忠实于艺术,也才能更好地继承艺术。歌舞不是属于哪一个乐师,也不是为哪一个人而写,而是反映故土与人民心声的。这就是我在这里学习期间得到的最大收获,也是经过反复思考得出的结论。”

不知是被吐尔迪阿洪的话打动了,还是舍不得离开他,大家一直静静地坐着,谁也没有说话。最后,还是艾达尔打破了沉寂,他说:“吐尔迪阿洪大哥明天就要离开我们,离开这里了,我们还是商量一下该怎么欢送一下他吧。”

顿时,大家又开始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最后,大家还是按照吐尔迪阿洪大哥的提议,决定把欢送会现场布置在院子中央的空地上,由大家负责解决吃的和喝的,还要挨家挨户找乐器来助兴。每一项工作都得有人负责安排,艾达尔顺其自然地被选为组织欢送会的总管。在他的安排下,有的用集资的铜钱硬

币买来食品,有的跑去解决乐器的事情,其余的几个人留下来打扫院落、铺地毯和长褥垫。

吃饱喝足后,到了晌午时分,欢送会正式开始了。吐尔迪阿洪手拿萨塔尔坐在上座,艾达尔拎着手鼓坐在他身边。

“你就弹唱《艾介姆》木卡姆吧,吐尔迪阿洪大哥!我们就从《艾介姆》开始听吧,毕竟《艾介姆》是木卡姆之首嘛。”平时心直口快的那个小伙子提议道。

吐尔迪阿洪微笑着看了看这个小伙子,然后说:“老弟,木卡姆不是想怎么唱就怎么唱的曲目。木卡姆有十二个套曲,唱一天一夜也不一定能唱完。再说根据木卡姆的十二个套曲,我们给每一个木卡姆都规定了演唱的时间,比如凌晨应唱《拉克》木卡姆,上午应唱《恰哈尔尕》木卡姆,中午是《乌夏克》木卡姆,傍晚时分应唱《乌孜哈勒》木卡姆。现在是中午,是不是应该唱《乌夏克》木卡姆呢?”

吐尔迪阿洪的这个新说法立刻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师弟子纷纷点头表示同意。刚才那个“多嘴”的小伙子也因自己的莽撞而难为情地低下了头。

跪坐在地上的吐尔迪阿洪轻轻地用琴弓拉响了萨塔尔,一首悠扬哀怨的乐曲缓缓地流入人们的心田,随之整个院子都被这美妙动听的乐曲声包裹了。小伙子们如醉如痴地听着这天籁之音。萨塔尔琴声悠扬,每一个音符就是一颗忧郁的心,琴弦上流淌的不是乐曲,而是所有听者的心声。悠扬的乐曲声把每个人内心深处最动人、最敏感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所有的人陶醉了,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天籁之外——

吐尔迪阿洪独自完成了《乌夏克》木卡姆的序曲之后,艾达尔用手鼓给他伴奏起来。两人一起配合相继完成了《乌夏克》木卡姆的《太艾则》《塔扎伴曲》《奴斯赫》《奴斯赫伴曲》等曲目,接着又开始了《朱拉》《赛乃姆》《大赛勒克》《小赛勒克》《佩希热维》《太依克特》及木卡姆的第一达斯坦的演奏,之后进入了第二达斯坦:

心灵啊，情人究竟留下多少忠诚？  
她对你生命的折磨是否尚未告罄？  
她那两叶柳眉连成的弯弓以及睫毛之箭，  
时时射向我的心灵，我能否数得清？  
面对我创痕累累支离破碎的心灵，  
情人以爱情之矢的种种治疗已否使尽？  
暗恋的情火已将我的心烧成灰烬，  
这心灵的本色是否仍可说完整无损？  
心灵啊，你说你已奉献出生命，  
此外你还有什么可为美人牺牲？  
我是沿着情人幽巷乞讨的乞儿，  
除我之外是否还有人更为苦命？  
尼亚孜被离情思恋的烈火焚烧，  
可还有他不曾受过的灾难酷刑？  
心灵啊，情人究竟留下多少忠诚？  
她对你生命的折磨是否尚未告罄？

啊，木卡姆！《乌夏克》木卡姆！吐尔迪阿洪使出浑身解数，非常用心地弹唱完了完整的一套《乌夏克》木卡姆。等第二达斯坦结束后，吐尔迪阿洪调整了一下琴弓，一首欢快、节奏感很强的乐曲响了起来。但是，听似欢快无比的乐曲背后，却是一种强烈的哀怨、悲伤的感情，使得在座的小伙子们不禁潸然泪下。接下来，木卡姆麦西莱甫一下子打破了刚才沉闷的空气，小伙子们纷纷站起来开始翩翩起舞。此刻，吐尔迪阿洪的脸上流下豆大的汗珠。他拿手巾擦了擦汗，继续开始弹唱《乌夏克》木卡姆第二麦西莱甫。艾达尔和其他的小伙子也一起

唱起来。他们的歌声好似旷野的山风，回旋在英吉沙上空——

她笑靥闪电的烈火将我身躯烧成草灰，  
她容貌的火焰驱散了我叹息的云烟。  
我心愿的雉鸟色彩斑斓何足为怪，  
孔雀开屏不也是在向人们展示它的娇艳。  
倘若我的眼睛显出花一样的色彩无需诧异，  
那是她的花容和艳装在我眼中耀闪。  
公鸡头上有鸡冠，苍蝇也会戴上散兰，  
高瞻远瞩的人不会凭形式就作出判断。  
纳瓦依之后人们会不读麦西胡利的诗吗？  
市场上任何货物总会有它的买主出现。

## 宫前清真寺的新穆艾津<sup>①</sup>

如宫前清真寺内的这个宫前经文学院闻名整个英吉沙一样,清真寺里名叫伊利木·苏皮的这个大穆艾津也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这个有独特诵经能力的人,不是用嗓子,而是用全身心的力量来发自内心地去诵经。每天凌晨,他都会用他洪亮而有魔力的唤经声把英吉沙所有的人从睡梦中唤醒,他的声音会传遍远远近近,并压过周边其他清真寺的唤经声。因此,伊利木·苏皮所在的这个清真寺,每天来念经的人远远多于其他所有的寺。人们似乎能从他的唤经声中,得到灵魂的升华、精神的安慰……

伊利木·苏皮原先是经学院的一名德高望重的教师。他家祖辈几代人都从事这一行,就连现在有名的宫前清真寺伊玛目——主持艾买提·艾伊拉姆阿訇和莫依鼎阿吉木都是他爷爷的徒弟呢。后来他也继承了这一行。起先他在布哈拉或库坎特有名的清真寺里唤经,甚至在喀什噶尔的寺里也待过,后来他用自己在喀什噶尔寺里学到的本领,又辗转英吉沙几座有名的清真寺去做唤经者,并得到了当地人的尊重。

也不知为什么,到了伊利木·苏皮父辈的年代,这个家族不再那么有威望。就算这都是因为他父亲没有那个福分,但是更惨的是在一个名叫尼麦托拉·依夏的哈利派特开办的一所私人学校里,有个名叫阿不都伊利木的小少爷,据说他的一帮朋友整日跟在伊利木·苏皮后面趾高气扬地叫他“伊利木帕泰克”(矮子)。对此伊利木·苏皮一直耿耿于怀。他开始发奋学习,想将来出人头地以后

<sup>①</sup>清真寺中召唤众人做祈祷的人。

就没人敢这样说他了。也正是这个原因,后来他真的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初等学校的毕业证书。毕业后的伊利木·苏皮产生了换一种活法的想法,就背着行囊,带着盘缠,只身来到另一个城市学习经文。那个年代,许多想致力于经文研究的学者都选择前往喀什噶尔的“宫廷”“萨奇耶”经文学院,更有甚者,去布哈拉依夏尔芙、印度孟买,乃至到遥远的埃及的“达日珥乌鲁木——艾孜哈尔”经文学院去学习。而伊利木·苏皮不知是不是受了小学时期那个叫尼麦托拉·依夏的影响,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去莎车的路。到了莎车后,经过努力,成为莎车有名的“霍家·穆罕默德·西尔芙·布组热克瓦”经文学学校里有声望的唤经者,为实现自己远大的理想迈开了新的脚步。在那间潮湿的房间里,伊利木·苏皮夜以继日地学习着,就是为了早日成为清真寺的大伊玛目。

可是,命运常常作弄人。当学有所成的阿不都伊利木毛拉带着无限的憧憬与美好的愿望回到阔别多日的家乡时,迎接他的仅是年迈的父亲和几位长辈而已。进了家门,卧病在床的母亲紧紧地抱着他,这也算是这次回家乡最“隆重”的欢迎仪式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除了继承父业以外,阿不都伊利木毛拉好像没别的作用。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清真寺,也不给他唤经的机会。他曾在莎车想象过自己在一座像样的清真寺做伊玛目,可是现实却对他那么不公。当他向清真寺表达自己的心愿时,几个有权势的人以“乳臭未干,没成家立业的人是不能做伊玛目的”为由拒绝了他。为此深受打击的阿不都伊利木毛拉整日在痛苦中煎熬。

就在这么一天,好运突然降临在阿不都伊利木毛拉的头上。有一天,有个青年想请他到自己新开张的水果店念念经,正在这时,宫前清真寺的主持莫依鼎阿吉木突然出现,他带着自己的一个学生来到了水果店。阿不都伊利木见到这位大阿訇,紧张得手足无措。他迅速把满满一筐水果装好后递给那个徒弟,反复说明由自己买单,然后毕恭毕敬地送他们出了水果店。阿不都伊利木毛拉知道莫依鼎阿吉木主持当年在自己爷爷所在的清真寺里当过学生,而现在,有

个念头慢慢在阿不都伊利木毛拉的心里滋生,那就是依靠莫依鼎阿吉木到清真寺做毛拉。

果不其然,阿不都伊利木毛拉还真做到了。就在莫依鼎阿吉木到水果店的第二天,他就到主持家去拜访,按照礼节,他该把主持叫阿吉木大哥,现在他把这个称呼改成阿吉木大叔。成天“大叔长大叔短”地围着阿吉木大叔转,还跟随阿吉木大叔认识了宫前清真寺的大毛拉艾买提·艾伊拉姆,对这位大毛拉也可谓鞍前马后地为其做好了周到的服务。在这段时间,好运又一次眷顾了他:清真寺的原穆艾津因肺病卧病在床,这样一来清真寺就得赶紧找一名穆艾津来唤经。就在大家纷纷讨论这个人选之时,阿不都伊利木毛拉毛遂自荐,并在莫依鼎阿吉木的推荐和大毛拉艾买提·艾伊拉姆的批准下顺理成章地通过了。第二天清早的巴姆达提礼拜时间,他以洪亮的声音唤起了经。他的声音响遍了整个县城,仿佛在向世人宣告“我就是宫前清真寺的穆艾津。”

打那时起,阿不都伊利木毛拉变得格外忙乎。清真寺里大大小小的活都得靠他打理,支出花销也都经他之手,有时他也会偶尔占占小便宜。就这样,一晃过去七八年。

## 无罪的“罪人”

在清真寺前面的水果巴扎里，有个卖水果的老人，今天过世刚三天。巴扎上的人纷纷前往亡者的家中参加乃孜尔。阿不都伊利木毛拉忙于为亡者处理后事，并为亡者计算所挣的财产。一切就绪后，阿不都伊利木毛拉急匆匆地赶回清真寺，准备为主麻礼拜唤经。正当他快步走到清真寺门口时，被寺里传出的音乐歌曲声怔住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主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急匆匆地冲进寺里。

他看到寺里有一群小伙子正在有说有笑地弹唱。吐尔迪阿洪在艾达尔的协奏下，与众小伙子一起弹唱着十二木卡姆中的《乌夏克木卡姆》。

“穆艾津来了！伊利木穆艾津来了！瞧他那凶神恶煞的样子！吐尔迪阿洪大哥，伊利木带着人来了！”出去买冰镇水的瘦小个惊慌失措地跑了进来。

大家伙顿时乱成一团。此刻最重要的就是得把乐器藏好。藏哪里呢？还是艾达尔聪明。他一把从吐尔迪阿洪的手里拿过萨塔尔琴，与自己的手鼓并在一起之后飞快地向卧室跑去。可是他到卧室一看，哪有可藏之处呀，愣了一下之后，他突然灵机一动，掀开被子就把乐器放在了里面。但是他又觉得不安全，抽出来环视了一下房间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烟囱。他轻轻地呼了一口气。

等艾达尔做完这一切走出屋时，阿不都伊利木带着两个随从冲进寺里来。顿时，院子里回响着阿不都伊利木雨点般的谩骂声：“俗话说得好啊！‘角鹿成不了牛，傻瓜称不得人’！人要是没有信仰怎么得了，只有你们这样没有信仰的人才会在这这么圣洁的地方像驴似的嚎叫！简直不知羞耻、无可救药、下贱透顶！”

伟大的真主不会宽恕你们,我们也不会宽恕这种卑贱的行为!愿真主让这些没有信仰的人的舌头上生疮生虫!”

阿不都伊利木越说越激动。时而顿足,时而咆哮,时而像暴跳如雷的公鸡般冲到小伙子们前面用恶毒的语言辱骂,用手指指着他们的鼻子叫嚷。

这时,阿不都伊利木突然变得沉默起来,他不再咆哮,而是开始更为凶狠的审讯:“列队!你们这群蠢货!快点!哎,那个伽师来的矮子,快过来!嗨,说你呢,疏附来的凹凹眼,快站好了!”

小伙子们不得不听从他的命令,都过来站成了一排,吐尔迪阿洪站在第一个位置上,接着是艾达尔。时间已是正午时分,太阳把它的光和热尽情地洒向大地,洒进这个院子里。阿不都伊利木用衣角时不时地擦去脸上不停地流下来的豆大的汗珠。

“乐器呢?把乐器交出来!你们竟敢在这么清静的地方又拉又唱的,真是罪过!你们犯了滔天大罪,知道吗!你们这群蠢货!你们该受到严惩!你们要自我反省、自我惩罚、自己亲手砸了那些该死的乐器为止!”

小伙子们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就像商量好了似的。吐尔迪阿洪和艾达尔相互偷偷对视了一下,都想着赶快逃离这个该死的伊利木的视线。这时,阿不都伊利木突然转向身边一个随从大声呵斥道:“赛里木巴依,快去把树条拿来!不,板子,拿板子来!”

大家顿时面面相觑。艾达尔用眼睛示意大伙“咱们还是瞧瞧再说”,而吐尔迪阿洪则丝毫没有惧怕的样子,看起来他已经做好了迎接任何风暴的准备。没过多久,赛里木手里拿着一根桃树木棍,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进来。阿不都伊利木一下来了精神:“好,用木棍好好教训一下这群畜生!打!给我挨个打!”

大家都知道,真主创造人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总是会创造一些可有可无的人,而且这类人在我们身边还很多。他们活着没有任何意义,对别人也没什么用处。你叫他往东,他不往西;你叫他做这件事,他决不去做别的事,活像